

「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著 傅浩 译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选

*Se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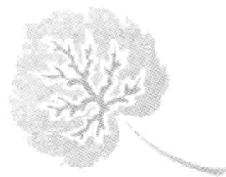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卡洛斯·威廉斯
著
傅浩译

威廉·卡洛斯·
威廉斯诗选

*Se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选/
(美)威廉斯(Williams, W. C.)著;付浩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3
书名原文:Se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SBN 978-7-5327-6810-3

I. ①威… II. ①威…②傅… III. ①诗集—美国—
现代 IV. ①I7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264471号

Copyright 1938 by New Directions.
Copyright © 1944, 1953, 1962 by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Copyright © 1982, 1986, 1988 by William Eric Williams and Paul H. Williams.
Copyright © 1986, 1988 by A. Walton Litz and Christopher MacGow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New York.
根据与纽约新方向出版公司达成之协议翻译出版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4-124号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选

[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著 傅浩译
责任编辑/宋金 装帧设计/小阳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90x1240 1/32 印张19.25 插页6 字数156,000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6810-3/I·4117
定价: 8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9226000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选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译者序

诗医威廉斯：美国新诗的助产士

1950年3月30日，时年二十三岁的艾伦·金斯伯格主动写信给六十六岁的同乡前辈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表示愿意与之结交，自称“从我，一个不知名的年轻诗人，到您，一个不知名的老诗人，我们住在这世上同一个腐朽的县里”^①。他的措辞似语带双关，因为“不知名”（unknown）既可意谓不相识，又可意谓不出名。金斯伯格无疑当时尚未出名，对于威廉斯来说也算是陌生人，尽管前者自称两年为当地一家报纸简短采访过后者，但后者未必记得他。那么反过来，威廉斯对于金斯伯格肯定不算陌生，所以只可能是不出名了。的确，威廉斯虽然出道颇早，1909年就已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与埃兹拉·庞德和托·斯·艾略特正相伯仲，到此时主要作品多半也已问世，但与蜚声国际的后二者相比，可以说还是暗淡无光。在时人眼里，威廉斯顶多只是个想法古怪的地方诗人，而在他的家乡本地，一直都很少有人在乎或甚至知道他写诗，他的主要角色还是金斯伯格眼中的“乡下大夫”^②。

从英国年轻诗人托姆·冈的评论中，或许可以约略窥见威廉斯当时在英美诗坛的地位及其成因：

^① Quoted in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Paterson*, NY: New Directions, 1958; 1992, p. 172, and Paul Mariani,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 New World Naked*,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1; 1982, p. 604.

^② Alison Colbert, “A Talk with Allen Ginsberg,” quoted in *Something to Say: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on Young Poets*, ed. James E. B. Breslin, NY: New Directions, 1985, p. 15.

主宰诗坛直到 1950 年代初的是艾略特，威廉斯显然不能不忍受的文学时尚就是这样——在这样的主宰下被误解，或者更常见的是，被忽视。当被想起时，威廉斯被所有追随艾略特的评论家（即大多数评论家）视为一种孟什维克，无足轻重。他的作品在他生前在英国没有发表过，也就基本上没有人读到过；不到十年前，一位有影响的英国评论家还可以将之概括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关于红砖房、郊区主妇、令人愉悦的标准化室内装修的诗”。美国比英国大，也就有更多允许多样化的空间，但是在那里，对文学的看法也集中化了；在那么辽阔的景色中，威廉斯在 1930 和 1940 年代里却往往不为人识。^①

一、 兴趣与谋生：乃文乃医

威廉斯在《自传》（1951）的前言中说：“身为作家，我一直是个医生；身为医生，又一直是个作家；身为作家兼医生，我服务了六十八年，生活没有什么波澜，离开我碰巧出生的地方不超过半英里。”^②1883 年 9 月 17 日，威廉斯出生于美国东部新泽西州乡间当时面积只有一平方英里、人口不足三千的拉瑟福德小镇。其父乔治是有一半丹麦血统的英国人，其母艾莱娜是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犹太人混血的波多黎各人。乔治是一家香水公司的经理兼推销员，终身未入美国籍，业余爱好戏剧，喜欢操着纯正的英国腔给家人朗读莎士比亚剧本、基督教《圣经》和黑人方言诗。艾莱娜年轻时想当艺术家，曾赴巴黎

^① Thom Gunn,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965),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d. J. Hillis Mille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6, p. 171.

^②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NY: New Directions, 1951, p. XII.

学画三年，因经济原因未能完成学业，婚后随夫到美国定居，成为家庭主妇，但她与当地生活格格不入，坚持在家里对两个儿子说法语和西班牙语。威廉斯总是以自己的“坍塌”家庭背景自豪，因为这正是美国文化的特色：“来自混血祖先，我从童年之初起就觉得美国是我有可能称为自己的、唯一的家乡。我觉得它就是为我个人特别建立的。”^①

虽然从小就受到文学熏陶，但文学并非威廉斯的第一兴趣。上高中的时候，他自认为有体育天赋，想当长跑和棒球运动员，但在一次赛前训练期间心脏出了毛病，从此体育梦幻灭，文学梦萌生：“那始于一次心脏病发作。我时年十六七岁。……放学后不跟别的人在一起。我被迫回到自身。我不得不思考自己，审视自己。我开始阅读。”^②从外向转为内向是迫于无奈，这颇有些宿命的意味。“我对诗歌的发现始于在学校读的经典作品：《沉思的人》、《快乐的人》、《利西达斯》、《科玛斯》、《老水手行》等。”^③这似乎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就连后来最具反叛精神的金斯伯格，也是从英国经典诗歌起步的。不过，这时的威廉斯还“没有丝毫从事写作或任何艺术工作的意图”^④，与他交往的朋友仍旧是以前在棒球队结识的小伙伴们。但他兴趣广泛，继对体育的热情之后是对艺术的热情迸发。受母亲的影响，他和弟弟爱德从小都练习绘画。他晚年如是说：“我一辈子都有当画家的强烈倾向。如果环境不同，我宁愿当个画家，也不愿折腾这些该死的文字。我从来没有真的认为自己是个诗人，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得是个艺术家。成为诗人是生活安排的结果。”^⑤而受父亲的影响，他毕生都对戏剧有

① Quoted in Neil Baldwin, *To All Gentleness: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Doctor Poet*, Baltimore: Black Classic Press, 1984; 2008, p. 5.

②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 Wanted to Write a Poem: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a Poet*, ed. Edith Heal, Boston: Beacon Press, 1958, p. 1.

③ Ibid., p. 3.

④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p. 47.

⑤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 Wanted to Write a Poem*, p. 29.

着浓厚的兴趣，不仅喜欢表演，而且创作过几部剧本。他自称，上大学期间，“我的第一兴趣是戏剧。我在舞台上很自在。我喜欢在大学戏剧中表演。我甚至考虑过放弃医学，去当个换布景工”^①。此外，他还喜欢音乐，练习过拉小提琴。为决定将来从事何种艺术，他曾经深思熟虑，认为自己音乐“不及格”；绘画还行，但“脏乱、笨重”；雕塑、舞蹈需要久立或多动，自己腿脚不行。最后，他才想到了写作：“写作，像莎士比亚那样！……我想写作，而写作不需要任何装备。”^②思想斗争的结果催生了他的第一首诗。他如是回忆：

我的第一首诗犹如晴天霹雳般诞生了。它不期而至，
打破了一个幻灭和自我性沮丧的魔咒。诗如下：

一团黑黑的云
被飞翔的暴雨
驱赶
飞过太阳上方。

只是我感到的快乐——当时掠过全身的那神秘、令灵魂满足的快乐被随之而来的评论中和了：云怎么会被雨驱赶呢？愚蠢。

但是那快乐还在。从那一刻起我成了诗人。^③

1902年，威廉斯从高中直接考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上大学选择学医也许是有意无意中效仿舅父卡洛斯的榜样的结果。他虽然“乐于学医，但发觉不可能仅限于此。我刚开始学习，就想辍学并专注于写作了”^④。现在是艺术与谋生之间的

①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 Wanted to Write a Poem*, p. 32.

②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pp. 48-49.

③ *Ibid.*, p. 47.

④ *Ibid.*, p. 50.

选择。他想了很多，最后归结成两条：一是写作没人教，所以自由写作不能赚钱；二是自学写作期间需要有生活来源，而他不想依赖任何人。“但最终是钱决定了我。我愿意继续学医，因为我决心成为诗人；只有行医——我乐于从事的一种工作——有可能让我随心所欲地生活和写作。……我不愿‘为艺术而死’，而要为之而活，严肃地！工作，工作，工作（像爸爸），赢得比赛，然后自由（像妈妈，可怜的人儿！）写作，写作，只像我这样写作，我本可以补充一点，为了纯粹的迷醉。而且是对世界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的全面挑战。”^①解决了衣食之忧，他才可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的这一自发而理性的选择是与浪漫主义运动以来视诗人为先知、英雄，或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流浪者之类非常人物的流行观念背道而驰的，而这种观念直到1950年代之后才在英美文学界逐渐“过时”^②。到了晚年，威廉斯如是说：“我时年73岁。我尽可能活到现在，一边作医生，一边还写诗。我行医是为了赚钱，以便称心如意地活着，而令我称心如意的事情是写诗。……我一生都不曾停止思考。我认为一切写作都是一种病。你无法阻止它。”^③

二、最初的模范：济慈和惠特曼

上大学不久，早已熟读《英诗金库》的威廉斯就开始钻研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并模仿其风格和形式写作一首以中古王室爱情悲剧为主题的叙事长诗了。“济慈，在我上医

^①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pp. 49; 51.

^② 参见傅浩《英国运动派诗学》第二章“运动派的诗人观：非浪漫时代的普通人”，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33—48页。

^③ Quoted i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vol. II, ed. Christopher MacGowan, NY: New Directions, 2001, p. 498.

学院的那几年里，是我的神。《恩底弥翁》真正地唤醒了。我虔诚地模仿济慈的风格，开始仿照《恩底弥翁》的模式写我的巨作。”^①同时他也读过美国诗人惠特曼，但并不同等喜欢。他晚年回忆当初：“我已经开始写作，正每天记下我的不朽思想。小诗，很糟的诗。……更像惠特曼而不是济慈。我读过《草叶集》，不喜欢其中大多数作品，但《我自己的歌》的开头几行给我印象很深。我的快速自发的诗作，相对于我的字斟句酌的济慈式十四行诗，写在厚厚的硬皮抄本上。”^②“然而，在我的笔记本（我想没有人看过）里，我保存着我的惠特曼式‘思想’，一种净化和告解，以清理我心脑中晦涩乏味的执着念头。”^③“那抄本里的诗，我的秘密生活，我在遇见庞德之前写的诗，是只能描述成自由诗的东西，没有形式，模仿惠特曼。很奇怪，我当时那么痴迷，一方面是济慈的字斟句酌的优雅，另一方面是惠特曼的生猛。”^④正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刻意向外模仿的皇皇巨作渐渐难以为继，终于付之一炬；随意即时内省的小诗倒是积少成多，初具规模。

1909年，已是实习医生的威廉斯花费32.45美元在家乡自印了第一本诗集《诗作》，共22页，录诗26首。第一条题词是济慈《希腊古瓮颂》句：“快乐的乐手永远吹奏着永远新鲜的歌曲。”第一首诗是《天真》，第二首是《单纯》。前者的第一行是：“天真永远不会消逝。”“我当时真相信这，现在也真相信。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依然喜欢单纯。我一生都直话直说，但是诚实地直话直说。无论要说什么，我都力图说得直截了当。”晚年回顾少作，威廉斯自我评价说：“这些诗显然年轻，显然糟糕。我采用我会的唯一形式——押韵的对句，

①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p. 53.

②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 Wanted to Write a Poem*, p. 5.

③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p. 53.

④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 Wanted to Write a Poem*, p. 8.

学自弥尔顿。这些诗应归为十四行诗一类，不是莎士比亚式的十四行，而是济慈和其他浪漫派诗人的十四行。有明显受伊丽莎白王朝时代影响的痕迹。”^①他在字斟句酌的《自传》里则如是写道：“这些诗是糟糕的济慈，没别的——哦，好吧，也是糟糕的惠特曼。……充满倒装句，押韵不正确，形式僵化。”^②一开始惠特曼没能像济慈那样强烈吸引威廉斯，是因为他还年轻。随之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必将越来越能体味惠特曼的本地情怀。

三、庞德：亦友亦敌

威廉斯晚年回忆称，他遇识埃兹拉·庞德前后的生活“宛如公元前和公元后”^③。可见后者对他的影响之大。当时威廉斯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新生，比他小两岁的庞德已是同校法语文学专业二年级学生了。两人在别人眼里都是爱好文学的怪人，彼此一见如故。威廉斯把自己模仿济慈的大作给庞德看，但“他不佩服。他只佩服他自己的诗；但当时，我也只佩服我自己的诗，所以我们相处得还行”^④。也许是为了澄清什么，他似乎刻意强调：“埃兹拉·庞德和我不是竞争对手，无论是在追女孩还是在写诗方面。我们是哥们儿，各自独立写作，又互相尊重。我觉得佩服，因为他在学文学而我却没有。我一有机会就从书本上学习。”^⑤也许是由于专业上的优势，更可能是性格使然，“埃兹拉，那时就常常攻击我（现在他依然如

①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 Wanted to Write a Poem*, p. 10.

②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p. 107.

③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 Wanted to Write a Poem*, p. 5.

④ Ibid.

⑤ Ibid., p. 7.

此)，说我缺乏教育和阅读”^①。威廉斯还在踏踏实实地啃济慈的时候，庞德“总是比我早慧得多，早已疯狂地向前跑了……”^②。庞德总是在扮演引路者的角色，处处表现自己；威廉斯则是“听者”，但保持着应有的警醒，“我总是保持自己不受庞德说的任何话影响”^③。他们见解每每不合，但彼此够坦诚，无话不说，故能相互包容。实际上，影响始终存在于互动之中，无论是以正面还是以负面形式。

1908年，庞德跑到了英国伦敦——他所谓的“诗歌之地”^④——寻求发展。威廉斯视此行为几近“叛国行径”，认为留在最初动力“源泉”附近的人，其作品才会更打动人。^⑤到达伦敦之前在意大利威尼斯盘桓期间，庞德在当地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随着烛火的熄灭》。威廉斯的反馈是毫不客气的批评：“苦涩的私人笔记”，“诗的无政府状态”云云。庞德回信自辩的同时，称赞他的批评“真诚”，又像是下结论似的说：“当然我们不会意见一致，那太没意思了。”^⑥庞德对威廉斯的第一本诗集的反应则是：“如果你在伦敦，看到时下流行的诗，我不知道你还会印多少。——你想让我像评论自己的诗一样评论它吗？……个性、独创，没有。伟大的艺术，不是。诗嘛，倒是……你的诗集在这里人家走过都不会看一眼。其中有些好句，但我不认为你在什么地方给你当作模范的诗人增加了什么。……你与世隔绝了。——总之——”^⑦然而，威廉斯在写《自传》时却似乎忘记了这回事：“埃兹拉默不作声，如果他

^①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p. 53.

^② *Ibid.*, p. 52.

^③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 Wanted to Write a Poem*, p. 6.

^④ See Humphrey Carpenter, *A Serious Character: The Life of Ezra Poun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8, p. 103.

^⑤ *Ibid.*, p. 87.

^⑥ Ezra Pound to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of 21 Oct. 1908, *Pound/Williams: Selected Letters of Ezra Pound and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ed. Hugh Witemeyer, NY: New Directions, 1996, pp. 7-11.

^⑦ Ezra Pound to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of 21 May 1909, *ibid.*, pp. 14-15.

确实看到了那东西；我希望他从未看到过。”^①

在1908年10月21日给威廉斯的回信中，庞德提出了以下写作原则：一、如我所见画物；二、美；三、没有说教；四、如果重复他人，至少要做得更好或更简练，才是好风度。^②继庞德在1912年11月“发明”了意象主义这个名词之后，这几条原则发展成同时发表在1913年3月号《诗刊》上由庞德“口授”、F·S·弗林特署名的《意象主义》一文中罗列的三条“规则”和两条“方法”，以及庞德亲自撰写的《意象主义者的几不要》一文中更多的戒条。威廉斯一度是这些教条的笃实奉行着：“我们曾遵循庞德的教导，他那些著名的‘不要’，避免使用倒装句，放下对于我们的感觉是多余的、因此是不适用的、仅仅用来填充一种标准形式的东西。”^③庞德编选的诗选集《意象主义者》（1914年3月）中，选有威廉斯的一首题为《尾声》的诗。此诗类似他们共同的朋友H. D.（希尔达·杜利特尔）在庞德的鼓励下所作的诗，是从比英国文学更古老的欧洲文学传统，即古希腊文学中寻找灵感的。这标志着威廉斯正式加入意象派，成为庞德“帮”的一员。然而不久，庞德就抛弃了他认为被艾米·洛厄尔庸俗化了的意象主义，转向了与温德姆·刘易斯共同提倡的漩涡主义，“一种更严格的意象主义形式”^④。威廉斯则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因循意象主义，或者说，庞德所蔑称的“艾米象主义”。在艾米·洛厄尔连续三年编选的每年一卷的诗选集《一些意象主义诗人》（1915，1916，1917），甚至后来的《意象主义选集1930》（1930）中，都有威廉斯的诗作入选。庞德在1917年8月与

①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p. 107.

② Hugh Witemeyer (ed.), *Selected Letters of Ezra Pound and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NY: New Directions, 1996, p. 11.

③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p. 148.

④ Peter Jones, "Introduction" to *Imagist Poet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2; 1976, p. 21.

《小评论》编辑的通信中论及前三卷选集：“我认为这些人当中没有任何人有进步，自从第一卷《意象主义者》以来也没有多少发明。”^①其中自然包括威廉斯。庞德与艾米·洛厄尔的分歧似乎主要在于对自由诗体的态度，前者认为，滥用自由诗体写作易导致“平脚板”，即蹩脚之作，后者则认为用自由诗体往往比传统诗体能更好地表达，尽管并不坚持它是唯一的手法。^②1916年刊的《一些意象主义诗人》的前言对自由诗做了更多的辩护，称“意象主义者将许多诗基于节拍而非音尺式”；“自由诗的定义就是——一种基于节拍的诗体”；“自由诗的基本单位不是音尺——音节的多少和长短，也不是行。其基本单位是段——它可以是整首诗，也可以只是一部分”。作者并设譬说明：假设规定一个人在两分钟内走完一个圆圈，每一分钟走半圈，那么，他在规定时间里可以匀速地走，也可以先快后慢或先停后赶，只要按时走完规定的路程即可。^③这说明：在一定单位里，传统诗格律规定的节奏是固定不变的，而自由诗的节奏是不定可变的。威廉斯尽管后来也明确反对自由诗体（至少是这种叫法），说“自由诗体”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个矛盾；诗体意味着有格律，没有格律就不叫诗体，格律是不自由的，如果是自由的就不叫诗体，所以这个名称是不成立的，^④但是，他的多数作品都可以说是自由诗体的杰作。他后期发明的所谓“可变音尺”也不过是基于“艾米象主义”的进一步实验而已。一般认为，威廉斯只是早期的两本诗集受庞德影响，采用了意象主义的一些技巧，不久后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成为个人主义者。^⑤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威廉

① Quoted in Peter Jones, *ibid*, p. 23.

② See *ibid.*, pp. 23; 135.

③ *Some Imagist Poets, 1916: An Annual Anthology*, Boston & NY: Houghton Mifflin, 1916, pp. ix - x.

④ See *Interviews with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ed. Linda Welshimer Wagner. NY: New Directions, 1976, p. 38.

⑤ See *Imagist Poetry*, p. 171.

斯毕生都没有完全离弃意象主义，而是沿着意象主义的方向发展到了极致，尽管其结果已不再叫做意象主义。换句话说，其他的意象主义者纷纷夭折或中途改弦易辙，唯有威廉斯把意象主义进行到底了；他的许多，包括一些晚期作品，都可以说是意象主义的典范之作。

1913年，经庞德介绍，威廉斯的第二本诗集《脾气》在伦敦出版，共32页，录诗19首。其中6首在前一年发表于伦敦的《诗歌评论》第一卷第十期上，是威廉斯初次在杂志上正式发表作品。这本诗集则是“第一本商业出版物”，但也破费了他50美元。庞德撰文推介，称赏有加：“威廉斯先生避免了许多时下美国的邪恶；所以我尊敬他。他不曾把他的灵魂出卖给编辑们。他不曾遵守他们假模假式的规矩。……我至少找到了一个可以不用辞书对他讲话的同胞；同我一样经过了琢磨的人；显然与我有着共同目标的人。”^①但私下里，他一仍旧贯地不大瞧得上威廉斯的作品，说他“半清不楚”，“最他妈的不清楚”。^②威廉斯似乎有些勉强地承认：“这一时期的诗短小、抒情，多少是受了与庞德相识的影响，但更多是受帕尔格雷夫的《英诗金库》的影响。”可见这本诗集基本上延续了上一本的模仿英国传统诗歌的风格，但在庞德的影响下，已开始掺有一些个性元素了。“我正在发芽，对自己的力量没有真正的信心，但我想作自己的诗，而它开始来了。”^③威廉斯开始意识到诗思与语言以及形式的扞格：“我的意思很明确，但那不是我所说的，甚至不是我所想的语言。但那是我当时认为诗应当是的样子。我很快发现那不是我想要的，但当时我只能做到那样。……开始时我不得不押韵，因为济慈是我的师父，但从最初起我就惯于独立自主地押韵。我发现押韵时我无法畅所欲言。韵脚成了绊脚石。读了惠特曼，我认定押韵属于另一个时

①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 Wanted to Write a Poem*, pp. 12-13.

② See Humphrey Carpenter, *op. cit.*, p. 202.

③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 Wanted to Write a Poem*, p. 16.

代；它并不要紧；根本不重要。”^①多年后，他写到惠特曼“总是说他的诗，虽已打破了英语诗律中抑扬格五音尺式的统治，但才刚刚开始他的主题。我同意。要用新的方言，通过在音节上进行新建设来把它继续下去，就要看我们的了”^②。这难免令人想到庞德 1913 年写给惠特曼的诗句：“是你劈开了新木头，/现在是雕刻的时候了。”^③这时，威廉斯所能做的除了像惠特曼那样放弃押韵外，称得上有创意的也只是在书写或排印形式上搞的小小破坏：“我开始在诗行开头用小写字母。我认为每行开头用大写字母是装腔作势。这两种决定，不押韵和每行用小写字母开头，很早就做出了，并持续了一生。”此外，由于“不很在行”，他有时还省略标点符号。^④他这种微小但并非不足道的反传统、求个性的尝试遭到了以《诗刊》主编哈丽叶·门罗为代表的当时美国诗坛传统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为了发表作品，威廉斯有时也不得不妥协，被迫“遵守他们假模假式的规矩”。他后来感叹道：“仅仅为了在每行开头去除大写字母，我们就打了多少仗啊！”^⑤

“《脾气》中的某些诗，或许只是某些行，显示我正在开始背离浪漫主义风格；也许是因为我学医；也许是因为我强烈的美国主义情感；不管怎样，我知道我在我的诗里想要现实，我开始尝试让它说话。”^⑥威廉斯最让庞德瞧不起的就是他的乡气和无学，这也注定了他要与庞德走不同的道路，发展自己的特点。“我逐渐从本地观点来看诗歌；我得自己去发现；高中文学课之外我没有得到过任何指导。我倾向于写诗时，非常确

①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 Wanted to Write a Poem*, p. 14.

②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p. 392.

③ Ezra Pound, "A Pact", *Personae: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NY: New Directions, 1949, p. 90.

④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 Wanted to Write a Poem*, p. 15.

⑤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p. 418.

⑥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 Wanted to Write a Poem*, p. 17.

定地是个美国孩子，自信而又独立。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不是英国人。如果得写诗，我就得用自己的方式写。”^①如果说前一本《诗作》是旧体诗集的话，这一本《脾气》就是威廉斯的“《尝试集》”。他想要的不是无法无天的自由，而是适合自己个性的新秩序。“如我说过的，这是个寻找我自己的诗的时期。我想要秩序，那是我欣赏的。诗体的有序性对我有吸引力——犹如对任何人都一定会有的那样——但我更想要一种新秩序。我肯定被旧秩序所排斥，那对我来说，等于限制。”^②

下一本诗集《给想要它的人》于1917年在波士顿出版，共87页，录诗52首，又让他破费了50美元。护封上印有一段挑战性的话，声称其中诗作“野兽般有力，充满轻蔑而粗鲁”，并且预言“未来的诗人将会在其中挖掘，寻找材料，犹如今天的诗人在惠特曼的《草叶集》中挖掘一样”^③。听起来似乎更放得开了，但实际上多少仍是前一本诗集风格的延续，只不过“我当时受意象主义技巧影响很大。……读者必须从生动的意象中推论出意义来”^④。不加评论意见，只直接呈现物象，这是典型的意象主义做法，也是“遵循庞德的教导”的结果。当然，在形式上，自由诗尚无法可依，主要还是靠自己探索。“这些诗大都短小，用像口头所说的谈话语言写成，但我想是有节奏的。诗节短；我在寻找某种安排诗行的形式，也许是一种诗节。我总是有话要说，所说的话的意思对我来说至为重要，但我知道诗作必须有形状。从这时起，你可以看到为获取形式而又不损害语言的艰苦努力。在主题上，《给想要它的人》中的诗作反映着我身边的事物。我在探索生活。”^⑤现实、本地、生活等这几个有着逻辑关系的关键词从此决定了威廉斯诗创作的走向。

①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 Wanted to Write a Poem*, p. 14.

② Ibid., p. 18.

③ Quoted i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vol. I, eds. A. Walton Litz & Christopher MacGowan, NY: New Directions, 1986, p. 480.

④ Quoted in *ibid.*, p. 487.

⑤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 Wanted to Write a Poem*, pp. 22 – 23.